

獨幕話劇

在餐車上

吳 琮 作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某工地採購員單會曾，是一個非常好說的人。不分地點，不分對象，只要他高興了，他就會把自己看到的和沒看到的，知道的和不知道的，一起順嘴胡講，亂講一氣，用以娛樂別人，並藉以誇耀自己。

從北京去鞍山，在餐車上他又犯了這個老毛病。偏巧他找到的談話對象正好是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要不是周圍警覺的人們和我們公安部門的及早發現，不僅他順嘴講出來的一些國家的機密，會成為敵人的重要情報，就連他那裝有秘密文件的皮包，也要成為敵人的勝利品了。

書號：0061

在餐車上（獨幕話劇）

作 者：吳

編 者：中 國 戲 劇 家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

（北京香廠胡同73號）

印 刷 者：中 華 印 書 局

（北京福海竹刺街102號）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局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0千字

印張：9/16

定價：（4）七分

印數：1—15

1955年12月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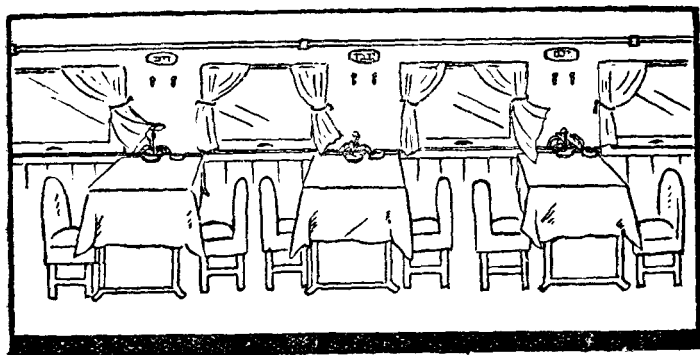
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(獨幕話劇)

在餐車上

吳 琮 作

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



佈景設計：鄭 壯

人物 陳 梅——北京鋼鐵工業學院的學生。

林 非——年青的劇作家。

單會言——某工地的採購員。

李連明——潛入我某機關的特務。

周 立——我某公安局的偵察員。

宋 軍——周立的助手。

餐車上的女服務員們

其他來往的旅客們

夏天，接近黃昏的時候。

在某次從北京開出的直達快車上。

汽笛長鳴，火車開動的聲音，由遠漸近，在火車隆隆聲中，幕輕啓。觀眾能夠看清的是餐車中間的三張桌子、六張椅子和很大的三扇玻璃窗子。窗外的樹枝和電綫桿子，模糊地從觀眾眼簾迅速飛過。

只有陳梅一個人，坐在最右邊的桌旁，貪婪地望着窗外的景色。她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姑娘。穿着一件淡綠色上面佈滿了小白花的“布拉噠”。剛剛蓋住耳朵的短髮，橢圓形的面龐，淡咖啡色框子的近視眼鏡，和那一對有神的眼睛，構成了南方女孩子一般特點。

稍停，林非從左邊走進來，他是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。生着一付聰明的前額、寬闊的嘴角和一雙洞察事物的眼睛。個

子很高，但很勻稱。衣着很樸素——白色襯衣和灰色的褲子，但卻很大方。

當他發現陳梅正全神貫注地望着窗外，他便輕輕地坐在陳梅對面的椅子上。

女服務員拿走了他放在桌子上的菜單。

林 非：真想不到，我們未來的煉鋼工程師，也當了大自然的俘虜了。

陳 梅：（轉過臉來）因為我這是第一次到關外來呀！

林 非：要不要我給你當個義務解說員哪！

陳 梅：我真羨慕你的這門職業，能够經常到各地去旅行。

林 非：做為我的愛人，你除了羨慕以外，將來也許還要感到這是一種苦惱。

陳 梅：我想不會。

〔女服務員送來了酒、菜。〕

林 非：那麼請喝酒。

陳 梅：我不會。

林 非：再過兩個鐘頭我就要下車了。

陳 梅：那又怎麼樣哪？

林 非：到那時候你再要和我在一起吵嘴，或是喝酒，可就要等兩個月以後了！

陳 梅：這樣的分別我已經習慣了。

林 非：從什麼時候開始哪？

陳 梅：從我們認識的那天起。

林 非：我看就憑這一點，我們現在就可以結婚了。

陳 梅：不要離開主題。

林 非：那麼你也回到主題上來吧！

〔兩個人舉起酒共飲一杯，陳梅喝過酒之後，漸漸陷入沉思。

林 非：喝了酒，有些不舒服嗎？

陳 梅：不！我在想自己的事情。

林 非：心已經飛到工廠去了！

陳 梅：林非，說句心裏話，沒離開北京的時候，我恨不得一飛飛到工廠去。可是現在離工廠越來越近的時候，我倒又有些担心起來了！

林 非：担心吃苦嗎？

陳 梅：不！我是担心工人同志們能不能歡迎我哪！聽說和工人相處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啊！

林 非：我想這主要決定於自己。

陳 梅：我也這樣想，所以我做了一些準備工作，比如頭髮樣子、衣服，我都想法和工人們更接近……

林 非：我想更主要的應該在思想上有準備。

陳 梅：這個我也想過了，一定老老實實的向工人同志們學習實際操作經驗，決心去接受一切考驗。

林 非：爲了你的決心，我們再喝一杯吧！（舉起酒杯）

陳 梅：無論什麼時候你都能找到喝酒的理由。（她仍然和他共飲了一杯）

〔單會言匆匆地走進來了。他肩上掛着一個沉甸甸的大旅行袋，懷裏抱着一個塞得滿滿的公事皮包，手裏拿着錢和剛買的飯票，還有一些信件。跑的滿頭大汗，像剛從運動場上下來一樣的喘着氣。他選擇了林非身邊的桌子，熟練地把旅行袋掛起來，皮包放在桌子上，然後開始算賬。他把錢和飯票仔細的數了又數之後，不禁怒上眉梢，雙手舉着錢和飯票，向着林非。〕

單會言：同志，你看哪與這個哪！我給他的錢是買一瓶酒、一盤飯還有一個湯，可是他光給我飯票和酒票了，沒有湯票，這是甚麼作風哪！

林 非：也許是他一時沒注意。

單會言：不！同志，決不是他沒注意，他是把我當成第一次坐火車的人了。想拿我大頭。

林 非：我想不會。

單會言：這回他算看錯了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頂少有一百八十天我都坐在火車上。想拿我大頭。等我跟他好好算算賬去，不服氣的話，我就好好幫助幫助他。

〔他氣勢洶洶地拿着錢和飯票走下。〕

〔一陣風來，把他忘在桌子上的介紹信吹掉了。林非伏身拾起來。〕

陳 梅：甚麼？

林 非：給鋼鐵公司的介紹信。

陳 梅：這個人咋這麼粗心大意的哪。

林 非：看在什麼事情上。

陳 梅：怎麼能連自己工作的介紹信都不知道注意哪。

林 非：他現在注意的只是湯票了。

〔單會言滿面春風地回來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得勝而歸。〕

單會言：找回來了，在桌子底下找着的。他還硬說是我自己拿掉的。其實是他想拿我大頭沒拿了，這些人的工作作風真成問題。

林 非：湯票找回來了，當然是件大喜的事情。可是你又丟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東西。

單會言：（莫名其妙地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東西？不能吧！（忙着掏所有的口袋，東西都堆在桌子上了，連口袋的裏子也掏出來了）錢、飯票、日記本、手絹、工作人員證明，都在這哪！再沒有甚麼了！

林 非：那麼你看看這封介紹信是不是你的哪。

單會言：（恍然大悟）啊！對了！對了！這是調撥鋼筋的介紹信哪！要把它丟了，我這趟可就白跑了。這一陣讓他都把我氣糊塗了。（忙着往起收桌子上的東西）

林 非：好好地揣起來吧，要把這封信弄丟了，我看比丟那張湯票的損失，要大的多呀！

單會言：看你說的，哪能哪！

林 非：不能，這封信現在不是已經就在我的手裏了嗎！

單會言：咱們不都是自己的同志嗎。

林 非：按理說我應該非常高興。因為第一次見面就能得到你這麼大的信任。（把介紹信還給單會言）

單會言：這話可就說遠了，咱們哥們都是常出門的人，誰是

好人，誰是壞人，不用多撩，一眼我就能看出來。

〔李連明從右邊走進來。他中等身材，下身穿着一條米黃色卡嘰布的褲子，上身是一件帶格子的襯衣。瓜子臉，一對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，總是賊溜溜的閃耀着亮光。〕肩上也掛着一個鼓鼓的旅行袋。他走到林非的身旁。

李連明：同志，借個火用一用！

林 非：（遞給李連明火柴）我倒很願意知道你的妙訣在甚麼地方。比如說你並沒有看到我的證明文件，甚至到現在連我姓啥叫啥在甚麼地方工作你都不知道。那麼你怎麼就可以確定我是好人哪！

單會言：就衝你問這些話我就敢相信你。再說你方才檢到了我的信，不但原封不動的還給我了，還叫我小心保存。叫你說，除了自己的同志，誰能這樣！要是連自己革命同志都信不着，那思想可真成問題了。

李連明：一聽這位同志的話就能知道，這是常出門的人。

（把火柴送還林非）謝謝！

林 非：我總覺得這個理由不够十分充足啊！

單會言：哎！這話怎麼說好哪，咱們還是打個比方吧：今年春天我在安東車站上等車，偏偏那兩天我的肚子壞了，五分鐘就得上一趟便所，當時我也是拿着這個皮包，這個背包，另外還有行李、大衣。這行李大衣倒沒啥，這皮包裏裝的可都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和材料啊！這怎麼辦哪，我就這麼四外一看哪！有了，正有一個志願軍同志

也在那等車，我這麼一想，行，志願軍同志是咱們最可愛的人，那還能有啥錯麼，我就走到他的跟前，把原由這麼一說，志願軍同志二話沒說就點頭答應了。我就安心跑開便所了。又等了一個多鐘頭才上的車。這不，背包、皮包照樣還在這兒。

林 非：志願軍同志當然不會有啥問題了。假如你要碰上一個穿着志願軍的衣服，可他並不是真正的志願軍同志，那不是就麻煩了嗎！

單會言：啊！你說的是萬一碰上壞人冒充志願軍同志啊，那可就要靠眼力啦。

李連明：這話有理呀。常出門的人，要沒這兩下子，不用說吃飯哪，連尿都得尿在褲子裏呀！

林 非：這還是個專門學問哪！

單會言：專門不專門倒不敢說，不過這也是慢慢練達出來的。（他回頭一看桌子上依然空空如也的時候，火了）我說服務員同志啊，我的酒和飯怎麼還沒來呀！

服務員：您的飯票放在哪兒了？

單會言：啊！對了，對了，我光顧和這位同志嘮扯，飯票還在我手裏攥着哪！你看，在這哪！

〔女服務員拿着走下去。〕

〔李連明也往左邊走去了。〕

〔單會言從旅行袋裏掏出來燒鷄、鴨蛋、腸子，他扯下一隻鷄腿，送給林非。〕

單會言：同志，你嚐嚐這個，這是我在唐山買的。

林 非：謝謝，我們這裏也有。

單會言：這比車上的便宜多了，這才九毛錢一隻，車上的一元二，還沒這個大。

林 非：在這方面你倒是總結了不少的經驗哪。

單會言：反正在外邊跑常了，總算不吃他這些眼前虧就得了。

〔李連明從左邊走回來。坐在單會言的對面。〕

〔女服務員給單會言送來了酒、飯、湯之後，拿走了李連明的飯票。他專注的望着窗外。〕

單會言：同志，請過來先喝着。

李連明：不客氣。（指窗外）前邊那是甚麼玩意兒？一排一排的。

單會言：（伏在窗子上看了一下）啊，那就是高射砲陣地！這些都是大口徑的，最新式的高射砲。美國鬼子的飛機，除了它不來，來了就沒個跑。

李連明：啊！

單會言：同志，到甚麼地方去？

李連明：鞍山。

單會言：啊！你也是到鞍山的。咱們倆是一條道啊。在這你看這高射砲多了，等到鞍山的時候那你再看看，哼！到處都是高射機槍高射砲！只一個山頭上，像這樣大口徑的高射砲頂少也比這多三四倍。

李連明：那麼多！

單會言：要不怎麼叫重工業基地哪！

〔女服務員給李連明送來了酒、菜。〕

李連明：（拿起酒瓶給單會言倒上一杯）來！滿上一杯這個。

單會言：喝這個，我的酒量怕是不行啊！

〔周立和宋軍從右邊走進來。他們在緊靠着李連明的那張桌子上坐下來。〕

周立：咱們的旅行快到終點了，也應該喝兩杯呀！

宋軍：這事兒我向來不反對。

周立：那好，我去買酒。

宋軍：我哪？

周立：你就看住這個位子。

〔周立向左邊走去。〕

〔窗外閃過一片燈光。〕

李連明：這好像是工地？

單會言：正在加夜班哪！一定是施工進度拉下了！

李連明：這個工地還不小哪！

單會言：這不算大。你就拿我們那個工地來說吧！今年一年，光是鋼筋就得用一百多噸。

李連明：（故作驚奇地）那得蓋多少大樓啊！

單會言：蓋廠房都是用的工字鋼啊。

李連明：哪要那麼些鋼筋幹啥哪？

單會言：打基礎啊。

李連明：甚麼叫基礎啊？

單會言：工廠不是要安機器嗎，機器的底座子都得用鋼筋和洋灰灌上，這就叫基礎。

李連明：（頗有所感地）哎呀，這機器也得安老了！

單會言：你先不用問機器有多少，光是機器的圖紙就有三十多箱子，兩三噸重。

李連明：這可真是大規模經濟建設呀，可是我在報紙上咋沒看着這個工地哪？

單會言：那你上哪看去。再說就是看着你也不知道啊，咱那用的都是代號啊！

李連明：我說的哪，在那個地方工作可是不簡單哪！

單會言：不過也看幹啥。

李連明：不管幹啥吧，首先得政治上可靠。

單會言：那是當然了。

李連明：看同志你這樣，像是專門負責採買工作的。

單會言：你的眼力不差呀！哎，不過咱們這行工作呀，是有能耐的人不稀罕幹哪！

李連明：這話說的可是不對呀！要我說沒能耐的他還幹不了！

單會言：衝你這句話，內行啊！

李連明：不瞞同志你說，我也幹過幾天。

單會言：怪不得咱們倆嘮扯起來這麼投緣哪，（拿酒）來，滿上！

〔周立從左邊走回來。〕

〔女服務員拿走了他的飯票。稍停，送來酒，菜。〕

周立：（斟酒）來，伙計！乾了它。

宋軍：不行啊！我怕喝醉了順嘴啥話都說呀！

周立：哎！舌頭長在你的嘴裏，它總得聽你管。

宋軍：這事不見得，酒一喝多了，我就得聽它管了。隨便把國家的秘密都順嘴兜出來，那可就麻煩了。

周立：不怕，還有我哪，來呀！

〔他們高興地喝起來。〕

李連明：（呷過一口酒）這個工地越大，採買的任務是越難哪！

單會言：沒幹過這行的他不明白這個。就拿我這次來說吧：到太原去了一趟，訂製了兩台鼓風機。開頭人家說啥也不答應。說今年的任務夠嗆了，答應了怕到時候完不成。最後總算讓我拿總路綫把他們說服了。回頭我這又奔鞍山。

李連明：也是爲了訂製機器？

單會言：是啊！還有兩台裝料機，非得鞍山給作不可。另外還得調運三十噸鋼筋。順便我把來年的採購計劃也給他們拿來了。讓他們好做個準備，來年的任務更重啊！

李連明：這任務是真不簡單哪！

單會言：你就看這個皮包吧，計劃呀，圖紙啊，資料啊，就裝了這麼一下子啊！

李連明：這是生產甚麼機器的廠子哪？這麼複雜。

單會言：啊，這可是保密的事兒，不能隨便說啊！嗯，反

正……（小聲地）咱們那是特殊鋼廠！與國防有關。

李連明：啊！那是得保密！

單會言：咱們這樣的工廠多有一些，美國鬼子的肚皮都氣兩半了。

林 非：同志！我覺得你是不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了
呢！

單會言：敵人，敵人有啥辦法。他還能扯住腿不讓咱們建設。

林 非：他倒不會來扯腿。可是他會探聽消息，蒐集情報，
然後進行破壞。我看這比扯腿來的還厲害。

單會言：破壞！咱們那是保密廠，連門他都找不着。

林 非：他要把方才你說的這些情況聽了去，我想不久他就
會找上門來。

單會言：今天這是碰上咱們自己的同志了，高興了我才隨便
的談談。對那些不三不四的傢伙，哪能談這些哪！

李連明：這個同志說的對，提高警惕沒壞處。

周 立：（對宋）來呀！把這都倒上，眼看就到瀋陽了。

單會言：糟糕！光顧嘮扯了，飯還沒吃哪！到瀋陽下車的人
多，得先佔個座位去。

李連明：對！一會飯車上人就該多了，咱們這個地方就該坐
不住了。

單會言：你先喝着，我看看座位去。（摘下背包剛要走）

李連明：來！你拿我這個背包去。

單會言：哪個還不一樣哪！

李連明：你這個裝的都是秘密文件，弄個差三囉四的就不好
了。我這個就是裝幾件隨身的衣服，就是丟了也沒啥。

單會言：那更好了，你照看着，一會兒我就回來。（匆匆地向
左邊走去）

〔林非站起來準備東西。〕

陳 梅：就要到了嗎？

林 非：還有十五分鐘。

陳 梅：你不要爲我擔心。無論碰着甚麼困難，對我都是個
鍛鍊。

林 非：這一點我完全可以放心。不過對咱們鄰居的這個裝
有秘密文件的皮包，我實在有些放心不下！

陳 梅：你看會出甚麼岔子嗎？

林 非：從他們方才談話中間，我總感到那個傢伙像是有點
別有用心哪。

陳 梅：那你放心吧！我會替他看着的。林非！本來我們想
在這兒好好的談一談。

林 非：可是碰上了這樣一位愛說的鄰居，簡直要把人家的
頭都給吵暈了！

陳 梅：當然，對我們這是一個損失！

林 非：不！對我也許是一個挺有意思的收穫。

陳 梅：啊！你是要把他寫到劇本裏去。

林 非：也許我可以試一試。

陳 梅：那麼我就希望能早一點在舞台上看到我們今天的這段生活吧！

〔車已徐徐進站。

林 非：陳梅，一定要按時地寫信給我。

陳 梅：林非，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呀！

林 非：放心吧！兩個月後我們又會在一起吵架了！

〔林非匆匆地下車了。

〔陳梅剛要伏到玻璃窗子上去，忽然看見李連明挾着皮包匆匆地向右邊走來，她馬上擋住了他的去路。

陳 梅：同志，您到哪兒去？

李連明：（支吾地）方才我那個朋友佔座位去了，我找他去。

陳 梅：你記錯了吧，他是往那邊去了！

李連明：啊！對對對，那是我記錯了。

〔他無可奈何地只好轉身往回走，剛走不到三步，迎面又碰上了周立。

周 立：到哪去？

〔宋軍走到李連明的身後站定。

李連明：找我那個同志去。

周 立：你應該在這兒坐着等他才對呀！

李連明：（火了）這是我的自由。

周 立：隨便騙走別人裝有秘密文件的皮包，這就是你的自